

血染的爱



李娟娟

杨颖

院图书馆

7.5

2

血 染 的 爱

上

李娴娟 杨颖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血 染 的 爱

下

李娴娟 杨颖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封面：姜 录
插图：何 宁

血 染 的 爱 上

李 嫒 娟 杨 颖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32 毫米 1/32·印张 16 14/16·插页 8·字数 340,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4,100

统一书号：10093·335 定价(上下两册)：1.40 元

封面：姜 录
插图：何 宁

血 染 的 爱

下

李炯娟 杨颖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32 毫米 1/32·印张 1614/16·插页 8·字数 340,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6,100

统一书号, 10093·335 定价(上下两册), 1.40元

谁不曾爱过。

爱

震颤着心弦——

那是洋溢着欢笑的爱，

浸染着血泪的爱；

默默的，

永恒的……

目 录

第 一 章	在一幅画前.....	(1)
第 二 章	莫须有.....	(7)
第 三 章	华瑛.....	(21)
第 四 章	离情.....	(42)
第 五 章	继红.....	(67)
第 六 章	钟汉.....	(86)
第 七 章	悲喜泪.....	(105)
第 八 章	一角红旗.....	(119)
第 九 章	旧地重逢.....	(147)
第 十 章	战歌.....	(164)
第 十 一 章	清明祭.....	(183)
第 十 二 章	延河边上.....	(199)
第 十 三 章	红叶.....	(211)
第 十 四 章	孤洲不孤.....	(230)
第 十 五 章	孤洲上的枪声.....	(242)

目 录

第十六章	战友.....	(259)
第十七章	江边相会.....	(273)
第十八章	夜奔.....	(283)
第十九章	老谋深算.....	(301)
第二十章	一箭双雕.....	(320)
第二十一章	一张王牌.....	(338)
第二十二章	母女之间.....	(354)
第二十三章	争取.....	(363)
第二十四章	党呵，救救孩子.....	(380)
第二十五章	转折.....	(399)
第二十六章	醒来.....	(425)
第二十七章	在四·五运动中.....	(442)
第二十八章	决裂.....	(465)
第二十九章	心愿.....	(483)
第三十章	留下的画.....	(495)
第三十一章	在一幅画前.....	(518)

第一章

在一幅画前

雨后的斜阳，把它金红的光芒挥洒在黄土高原上，勾勒出一带战火纷飞的山峦；硝烟弥漫中，山脚下的敌群仿佛一团团蠕动的蝗虫；而阵地，犹如在血与火的波涛中巍然不动的“中流砥柱”。

山岭的长风拨开硝烟尘雾，逆光下，一面火红的战旗，在猎猎飘动。虽然炮火撕去了它的一角，却更加壮美威严。

堑壕内，那似一尊尊情态各异的雕塑，在血与火里，如同一个人似的，迎着那即将到来的严峻时刻，去尽一个战士的崇高职责。

这，多么象一幅壮美的画卷呵！

是的，这是一幅血与火的油画，它端正地悬挂在明亮的展览大厅里。

参观的人群象滔滔不断的河流，在色调宜人的展厅里，卷过一个一个漩涡。

一个中年军人也随着这条河流缓缓地旋转游动着，他是个粗实敦厚的汉子；面色黝黑带光，就象晒得发烫的沃土，

抓一把就能攥出油来；宽脸膛布满深深的犁沟纹，斧凿刀刻一般，每一道都蕴含着火一般的热量。这人，就是金火旺师长。

当他浏览到这幅战斗图景前，骤然停下来，大睁着眼睛，使劲打量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的思绪倏然翻滚起来。啊！画中的情景就象是发生在昨天，每一笔都象刻画在他的心上。……他那脚底板生了根似地一动不动立在人流中，活象一截铁柱子扎在湍湍的溪流中，立刻激起层层涟漪。

两个战士，踮起脚尖绕过金师长高大的身躯，在听人们议论。那个胖敦敦的战士凑向他的战友，扫视一下左右两翼，轻声地说：

“遇上这个场面，该多带劲呵！”

“嗯！真遗憾哪，晚生了三十年。”他的战友一把抹去鼻子尖上的汗珠，一本正经地说。

一个戴宽边眼镜，蓄着胡须的人，指点着油画，对候在周围的几个挟着画夹的年轻人提示说：

“作者使用中间色调，刻画人物，层次还能这么丰富，对冷暖、明暗、对比把握得又这样生动协调，有工力呀！”

熙熙攘攘的参观者的赞誉，金师长全都没有听见，他沉浸在战斗的回忆中，心中象火一般炽热。他伸手取下了军帽，捧在胸前，一脑袋麦粒高的头发茬子闪着亮斑；饱满的额头上沁出汗珠，汇出一股股涓涓细流。他啞动着厚厚的嘴唇，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涌上来一个声音：

“终于展出了，太象了！”

这句话引起了一个女孩的好奇心，她转到金师长面前，

接过话头问道：

“叔叔，象什么？”

红朴朴的几张面孔同时凑了过来：

“象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询问，把金师长从沉思中唤醒。他这才松动一下身姿，环望着伸过来的几张天真的脸庞，立刻明白了，那是自己脱口说出的话语，引起了这番纯属孩子式的询问。

“叔叔，给我们讲讲嘛！”

金师长迅速整理了麻乱的思绪，把心中翻腾起的波澜平息了一下，他的嗓子有些走样了：

“很象我们连队一九四七年保卫延安的那场战斗。”他朝着画布上浸染在硝烟里的亲密战友，缅怀似地说，“一场鏖战哪！阵地上打剩下十五个人！”

这话有如重锤击打在响鼓上，那样激荡着人们的心弦。那个崇敬英雄的小女孩抢到前面，仰起严肃的面孔，闪动着敬意的眼睛，问道：

“叔叔，你认识他们吗？”

“唔！”金师长指着战旗下，堑壕里露出半身的女战士：

“她，是一个文艺战士！”

画中的这个文艺战士——华瑛，不过十七、八岁，银灰色的军衣衬托着她清秀的面庞，她耳畔那绒绒的发丝，闪着金红色的光芒，右手挥动着一角红旗，似乎在呼喊着什么，又象在引吭高歌。

在华瑛的左侧，一个青年指挥员，正探出壕沿，汗水、鲜血和烟垢浸染着他身上那被弹片撕裂的军装，几乎就要冲

出玺壕的身姿，使人觉得他浑身是力。那入鬓的剑眉，微微凝结的眉宇下，闪烁着灼灼目光。印洒着鲜血的右臂举起驳壳枪，激情地朝山坡呼喊着什么。

“他，是我们的老连长钟汉，硬骨头英雄”。

顺着钟汉的视线，山坡上发生了一起英雄的壮举。一名勇士，从敌群中跃起，头上带血的绷带飘散着。他刚刚甩出一束手榴弹，正当起爆的瞬间，迸发出白炽、血红，桔黄的光芒……

“至于这个人嘛……”金师长好象不情愿似的，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

展厅里的一个解说员，手持指示棒，分开重围，走到金师长面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

“首长，您把这画都讲活了！”

“呃？”金师长笑呵呵地应了一声。

那位戴眼镜的美术工作者说：

“本来嘛，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呵！这幅画让人耳目清新。”

“怪不得它吸引着那么多的参观者，这还是预展呢！”解说员带着一副满足的情态说，“他们提出过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我要有首长知道的这么详细就好了。也还有一位首长，每天都来这里，一到画厅，就看这幅画，一站就是几十分钟。”

“什么样的首长？”金师长觉得有点蹊跷。

解说员抬眼望着墙上的挂钟：

“您会看到他的，九点钟准到。听！”

庄严悦耳的报时钟在空中鸣响，音波撞击着大气，传进

了画展大厅。那个笑意盎然的解说员抬起指示棒向玻璃窗外指去，用一种证明自己言之无误的认真表情，对金火旺师长说：

“首长，他来了！”

果然，大厅门口走进两个军人，直奔这处画厢而来。身背十字挎包的医务人员尾随在一位老军人身后。这位老同志，年过半百，至今尚能看得出，在他年轻时候有过魁梧的体态。虽然现在腰背有些弯曲，仍不失一位高级指挥员所具有的刚毅气度。两道浓眉的根部，几乎连结在一起，插在鼻梁的顶端，各自密扎扎地向两鬓伸展而去。微微凝结的眉宇下方，闪动着疑虑深沉的目光。

金师长盯注着这奇特的目光，一步一步向他走去。忽然眉毛飞动起来，站住了脚。

“怎么？是你……”他迅步走上，可是对方并没有理会面前的这一切。只是在参观者闪出的一条通道上平静地走着。金师长可按捺不住了，他几步跨上，大张两臂，猛然地连肩带臂抱住了对方，扯着嗓子大叫一声：

“我，我可找到你啦！”

然而，对方只是用陌生的目光漠然地看着他。

金师长惊奇地松开双臂，看看对方又看看自己，心中生起了疑团。他后退两步，让对方仔细认识一下自己：

“我是老金哪！火旺子！”

对方仍然神态木然，眼睫微微颤动着，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

“火旺子！火旺子……”

“呀！你这，这是怎么啦？见到孩子了吗？华瑛她……”

“华瑛，华瑛……”看来这个名字在他心里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回响。

跟在他身后的医务人员走到金师长跟前，说：

“首长，别问了，他病着。”

“怎么啦？”金师长急切的心情感染着在场的人们。

医务人员难过地低下了头，声音沉重地说：

“钟军长，他患了外伤性遗忘症，失去了记忆。”

钟军长为什么失去了记忆，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道路，亲爱的读者，现在要对你们讲的故事，就是当着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忧患之中，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第二章

莫须有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侵人肌肤的冷风，吹拂着漫天的夜幕；冰冷的下弦月，在乌云罅隙中透出苍白的面孔，窥探着人间的隐秘。层层枝叶筛碎了月影，象是缄默的大地上，郁郁地睁着惊奇的眼睛。在这扑朔迷离的夜色中，只能听到那不时抖落的树叶飒飒作响，好似心绪不宁的人们在交头接耳，絮絮低语。

时隐时现的月光铺洒在黑黝黝的湖面和柳堤上。一柱柱煞白的路灯眨着眼，好象堤上的警卫哨兵，一字儿摆开，森严地伸向湖滨深邃的园林中。

在举国上下风云变幻的日子里，这里却象世外桃源般宁静，谁能料到，这座表面看去幽静雅致的园林，竟蕴藏着惊天地、转乾坤的能量呢！

一辆高级小轿车沙沙地驶过湖堤，傲然穿进浓密的阴影深处，驶向一座花木茂密的院落，停在灯火通亮的楼门前。宽阔的廊下，早有几个人侍立着，想必在这里恭候已久了。车上下来的一个人，压根儿没理会这些，如入无人之境般地

径直走向散发着淡淡异香的楼梯。她，约摸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孔白晰，穿着合身的军服，一直登上楼梯。突然，她放慢了步子，却并不回头，问道：

“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肖静同志。”一个中年人恭敬地在她身后答道；他是一个专案负责人。

“他们什么时候来？”

“已经出发了，肖静同志。”说话的是个身穿灰中山装的干部。这是新近调来文革办的副处长于言。他对这里的一切还很生疏。

肖静，这位“江办”的显赫人物，只是说了声“好吧”，就朝她设在二楼的办公室走去。

肖静刚刚见到了她所十分崇敬的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领受了必要的指示，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着一次临时安排的会谈。

其他人员就在二楼临湖的会议室里休息，等候着另一位要人；于言不时朝湖上那条泛白的柳堤张望，不安地估量着就要到来的会议，将要出现什么惊人之举。

办公室的秘书和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在他的旁边嘀咕着，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向窗前瞅去，耳朵却在听着。

“这回是应‘林办’要求安排的，十万火急！”

“什么问题这么紧急？”

“听说是关于部队的。”

“可不是嘛，军队慢，跟不上啊……”

于言还在琢磨着“跟不上”的含意时，不想，楼下响起了

小车驶近的声音。“噢，什么时候过来的。”他赶忙随着人们迎下楼去。这时，客人已从红旗车里走下，他体态肥胖，但不失健壮、洒脱的风度，他和肖静握过手后，还笑呵呵地扫视着大伙，举起右手，微微摆动着步入楼门。

于言跟在后面，打量着这位受到肖静如此尊重的客人。他感到这个人眼里有种逼人的目光，身上有股使人感到威胁的压力。这时，又听到那个秘书小声议论：

“他呀，是专管军内运动的。”

这人，叫丁伯克。于言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并不熟悉，又怎能知道这个人物的意见，往往会见之于那一位“永远健康”的讲话中呢！他不安的倒是不知这位专管军内运动的专家，今天又要把他的拳头砸向哪个部队、哪些个人头呢！因为党的二号人物明确指出，这场席卷中国的政治大革命，是一场“批干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有几个能免于冲击的呢？于言虽说是早离开了部队，转业多年了，可他有一大批老相识，还是部队干部。况且，在他看来，冲击哪个部队，他都是不忍心的，对于部队，他是有感情的呀！虽然这时候他的脚早已跟随着迈进了二楼西北角的一间专案办公室，心里头却还在搅腾着。

肖静陪同丁伯克一路交谈着，进到屋里。她没有让专案负责人介绍什么，亲自走到一排高大的保险柜前，指着架子上的一幅没有画完的油画，向客人说：

“就是这幅画。画上的这个当年的营长，就是你讲的那个军长。”

丁伯克那宽阔厚实的胸背，把沙发填得满满的，他目无